

書名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楊廉 輯, 明 朱寔昌 校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宋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編號 C4491100

# 卷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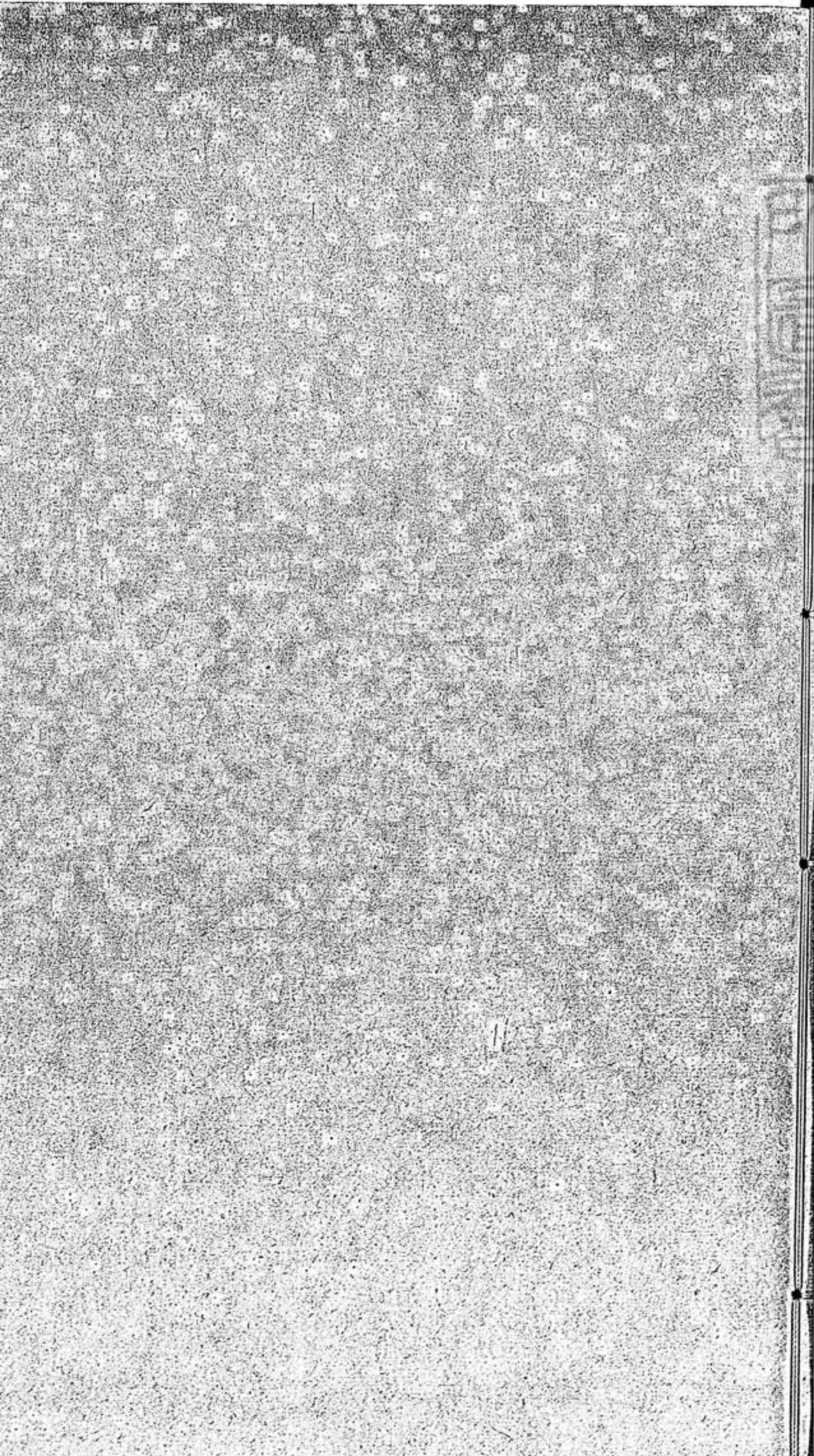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節畧卷一

## 帝王為治之序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堯典 虞書篇名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稽古帝堯 粵越通用稽考也言  
 曰放勳 放至也亦廣大之意如 欽明文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及也 四表 四外也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 明大  
 至也 上天下地也 九族 既睦 平章百姓 既已也睦和  
 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也 協也 於美也 變  
 也 雍和也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七



齊家之要一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重妃匹

賴規警之益

列女傳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  
動宣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  
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毋通言於王曰妾不才  
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  
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

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  
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  
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  
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

真德秀曰宣王所以能復文武之業者由姜后之

賢庶幾乎任姒也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鷄初鳴

太師奏鷄鳴于陛下太師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

去也應門擊柝告辟也辟音開然則古之夙興莫

不以鷄鳴為節宣王當興衰撥亂之際顧乃早卧

而晏起此姜后所以規之也宣王自是勤於政事



周以復興內助之益胡可少哉

齊雞鳴詩齊風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

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言

朝者已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昌

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虫飛薨薨薨薨甘與子同

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真德秀曰此詩蓋思古之賢妃正女所以警戒其

君如此也曰雞既鳴矣會朝者盈矣靜而聽之蓋

蠅聲而非雞鳴也東方明矣會朝者亦盛矣審而

視之蓋月出之光而非東方之明也賢妃正女心

存乎敬其在君所唯恐夙興之不時以致其君視朝之或晚故因其疑似而作焉虫飛薨薨此將明之時也豈不欲與子卧而同夢乎顧羣臣之會于朝者亦欲歸而治其家事庶幾及時而退無憎予與子也知人之情而不徇己之欲非賢且正其能若是乎范祖禹有言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是以虫飛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而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斯言得之矣

列女傳楚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齊衛姬者桓公夫人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聲

漢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唐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書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崑

丘士馬罷耗漕餼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  
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  
者爲易亂之符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  
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儆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  
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  
爲蕩心醜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恭體  
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  
真德秀曰樊姬而下或諸侯之配或嬪御之列而  
能知古者賢妃正女警戒其君之道其可尚者故  
附著焉宮掖之中誠得如是之人日陳規益庶其

有補乎不然鮮不以狡媚蕩其君心者

臣廉竊謂自樊姬而下皆主於規益其君然樊  
姬不食禽獸之肉衛姬不聽鄭衛之音此以身  
爲諫也班婕妤之稽古善諷徐賢妃之書辭藻  
麗此以言爲諫也班徐頗工文詞所作多流落  
人間昔程頤述其母上谷郡君之言謂見世之  
婦女以文章書劄傳於人者琛以爲非則文詞  
固爲婦人末事也若敬姜之引古制孟母之記  
逸禮此則讀書博學足爲女範彼四人者固皆  
賢天然於樊衛尤有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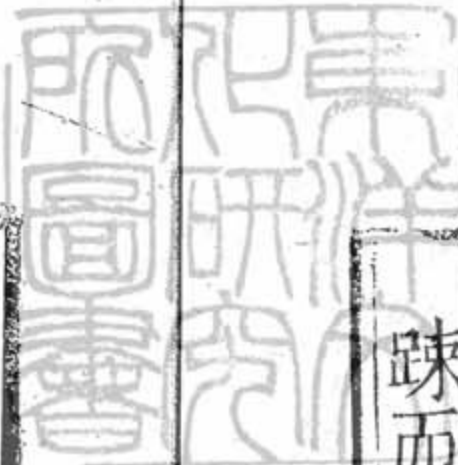
明嫡庶之辨

詩綠衣衛風篇名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其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二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

亡  
直德秀曰莊姜者莊公之正配也莊公惑於嬖妾而夫人失位故莊姜作此詩焉不以刺公而以傷已忠厚之意也綠間色黃正色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妾不宜專寵也正色之黃乃爲裏猶夫人見踈而微也至於綠反爲衣而在上黃反爲裳而處

下則其尊卑失序又益甚矣莊姜之憂蓋爲宗國而非爲已也蓋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勝言者曰曷維其已曷維其亡蓋雖欲忘憂而不可得也其後嬖妾之子州吁果以篡立而衛爲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乎驗有國者其可不鑒于茲

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也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璣乎人璣事見後國本篇上說語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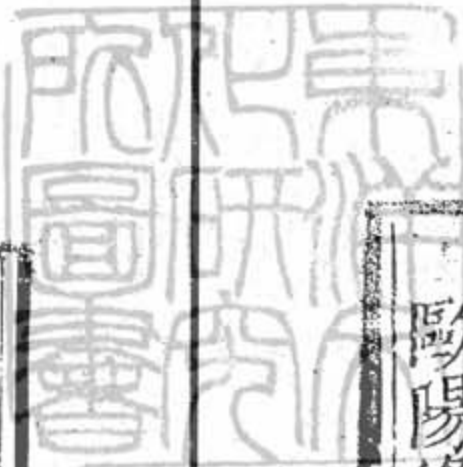


真德秀曰漢制士大夫猶得出入禁中故高祖擁  
戚姬周昌見之因陳桀紂之諫夫人與后同席素  
盞見之而引卻其坐以外臣而敢卻夫人之席毋  
乃非禮乎然其言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此當禮  
之言也故文帝始怒而適喜不惟赦之又有以賞  
賚之益之直固可尚文帝亦賢矣哉

懲廢奪之失

止月小雅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  
姒威之威音

歐陽脩曰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爲平王而



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爲文武之業於是蕩盡

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之者甚嫉之之辭也

真德秀曰國語方褒姒之有寵於王也大夫史伯

曰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

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困也侏儒戚施實御

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

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饜弧箕

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

而戮之戮辱也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謂無夫自孕

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



王嬖之使至於為后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侯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首腊者腊利也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考之史記其後果如史伯言王被殺而褒姒虜周東遷于洛不復振嗚呼悲夫

漢孝宣許后父廣漢以罪輸掖庭後為暴室暴練之地齋夫其小吏也宣帝養掖庭號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廣

漢以女與曾孫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時霍將軍



光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音霍

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

為皇后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

后當娠病顯屬女醫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

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少夫衍之字衍曰何謂邪顯曰婦

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投毒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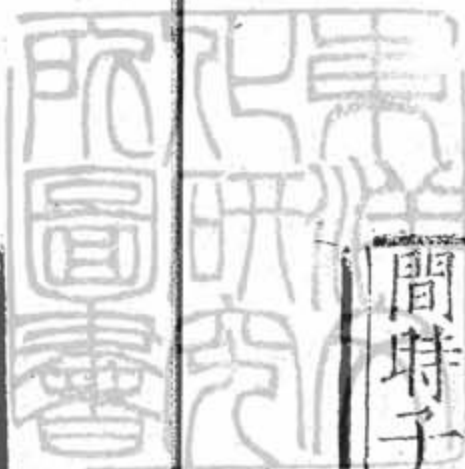
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

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衍良久曰

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

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後人

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事急  
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  
鄂默然不應奏上署衍勿論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  
爲皇后初許后從微賤登至尊從官車服甚節儉五  
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  
及霍后立亦脩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  
故常竦體敬禮之皇后舉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  
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立三歲光  
薨後一歲立許后男爲太子顯怒恚不食曰此乃民  
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



太子皇后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  
殺許后事泄顯遂與諸嬖謀反覺后廢處昭臺宮後  
徙雲林館乃自殺

真德秀曰顯之敢爲此者知光之可恃也光不學  
無術徒以重厚受知武帝膺末命之託其始猶有  
敬忌之心及孝宣既立功益盛權益尊平時志操  
於是盡變陰妻邪謀害天下之母光知而既不問  
匿侍醫之罪又成其納女之謀漢有良史宜書曰  
霍光弑皇后許氏立女爲皇后則當其罪矣然光  
之爲此本以昌熾其家而不知赤族之禍乃自是

後漢書卷之七  
八  
始其不可戒也夫

臣廉竊謂真德秀言漢有良史宜書曰霍光弑皇后許氏立女爲皇后此援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例也夫趙穿弑君而曰盾顯弑后而曰光程頤有云趙穿弑君人誰不知若趙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臣亦曰顯之弑后人誰不知若光之罪非援趙盾例以書之亦無人知然書趙盾弑君實晉董狐之筆孔子作春秋因其法而不之革光雖幸免於漢代之史官而終莫逃乎春秋之書法

唐高宗皇后武氏士彘女太宗聞其美召爲才人賜號武媚及帝晏駕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引納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寢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

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媚今又爾邪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馱勝帝挾前撼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嶮側狙勢即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進昭儀爲皇后於是逐無忌遂良踵死徙寵焰赫然王后并蕭良娣廢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實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否二人同辭曰妾



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邪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有處置武后知之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人骨醉數日死殊其尸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云

真德秀曰武氏之傾王后也可謂極天下之儉巧旣奪其位置之死地又極天下之慘虐自有載籍未之聞也始太宗命無忌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高宗懦庸惟色是殉方其見才人

於大宗之側已有欲炎之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  
其知之矣至是縱賊嬪而害嫡后不復以末命為  
意由是政移房闈拱手受制而鼎祚以移原其本  
皆自疇昔一念始禍淫之監豈不昭灼也哉  
臣廉竊謂武嬰弑主母殺良娣自後類見二人  
為厲蓋銜冤枉死之人其氣未散不與尋常氣  
散而死者類也程頤嘗言伯有為厲別是一理  
正以伯有為鄭人所殺非氣散而死者二人死  
于賊后之手其氣未能即散其為厲也固理之  
所必有者哉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宮闈內外之分

昏義禮記  
篇名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

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

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

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適與譎同日  
見音現

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



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言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真德秀曰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曲禮禮記篇名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真德秀曰此嚴中外杜請謁之法也自士大夫之家猶然况帝室乎

### 宮闈預政之戒

漢高祖高祖皇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為皇太后惠帝崩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嘵血盟諸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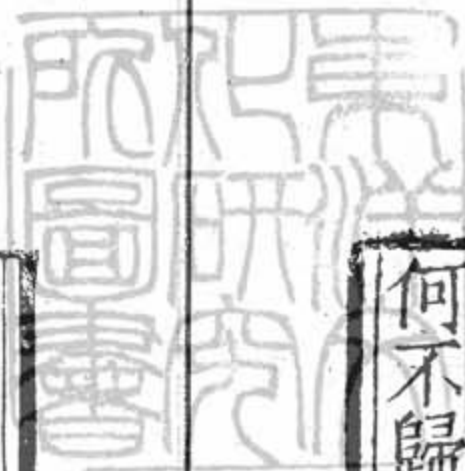
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以王陵爲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決事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遺詔人



赦天下以梁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平侯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侯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

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  
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  
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  
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陽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  
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  
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  
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以布告諸侯諸侯  
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  
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  
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



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  
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太尉欲入北軍不得  
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大尉  
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  
軍欲足下之國急解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  
爲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  
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  
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  
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大尉令朱虛侯監軍  
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



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帝廷中遂擊產殺之郎中府吏厠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宮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大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顗遣朱虛侯章以誅諸

事告齊王令罷兵

真德秀曰呂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爲大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旦臨朝稱制軍國大權旣從已出於是尊諸呂抑劉氏之意生矣垂沒慮禍令祿產分據兵權而私外家攘神器之謀決矣非內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疆則呂氏將不可制非祿產庸駑易給肯去兩軍則雖內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不亡者天也使后能以安劉全呂爲心當惠帝之沒迎立代邸

即文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  
在宗社慶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為而貪八  
年稱制之權豔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志以  
萌致使宗族殲夷嬰孺莫保昔之自私者乃還以  
自禍也豈不哀哉

臣廉竊謂呂后殺韓信極其冤殺戚姬極其慘  
其赤族也宜哉

唐武后城寓深痛柔忍不耻以就大事高宗謂能奉  
已故拔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  
又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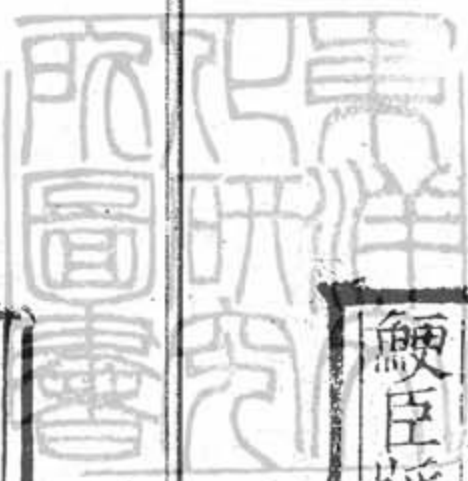


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  
后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然猶意其悲且  
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

長孫無忌大臣良也佛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

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  
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  
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  
付后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帝  
崩中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  
未幾廢帝為廬陵王自臨朝立睿宗為帝實囚之而

諸武擅命武承嗣僞設洛水石號為寶圖太后乃郊  
上帝謝况自號聖母神皇宗室韓王元嘉等謀舉兵  
迎還中宗不克元嘉等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  
滅殆盡雖嬰祿亦投嶺南太后身拜洛受圖今薛懷  
義與羣浮圖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又有詭言周  
書武成爲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爲受命之符后喜班  
示天下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附乃陰忍驚害肆斬  
殺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爲爪吻  
有不嫌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  
鯁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徃戶家不能自保太后保



奩具坐重帟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  
請革命改帝氏爲武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  
改國號周自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立武氏七  
廟其後宰相張柬之等建築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  
易之昌宗  
后所寵也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  
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  
焉盛德之君惟薄嚴奧裏謁不忤于朝外言不納  
諸梱關雅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爲  
內助若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稠旣接則情與  
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爲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

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爲  
好左右附之儉壬甚之狡謀鉗其悟先衰誓捷於  
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  
篡弒而喪王室也

韋氏中宗  
后弒帝

真德秀曰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爲  
人絕類王莽莽初飾僞以釣名既得志而後肆其  
威虐后亦飾詐以徼寵既得志而後威虐行焉莽  
之篡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久之遂爲  
真矣后放而依之無一不然至其才術權數則十  
倍於莽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爲之用怨叛不

敢發此又莽之所不及也吁天生尤物以斲喪有  
唐之家國會高宗懦庸牝晨之鳴得以潛移神器  
化唐爲周然考其僭位財二十年而宗族屠翦殆  
無噍類向之黃其屋者乃所以爲赤族之地又曷  
若爲任爲姒不失聖后之名而本支百世永享無  
疆之福哉韋氏瑣瑣愚庸妄意踵武曾不旋踵身  
僂族夷不足錄云

臣廉考之武氏在襁褓素天綱相而驚焉在宮  
中李淳風推而知焉豈非盜唐神器殺唐子孫  
之妖孽乎當太宗時爲才人則禁不得肆當高

宗中宗時稱帝后則無所不為在太宗則妖不勝德在高宗中宗則德不勝妖若武氏者汚唐二代之官掖為唐萬世之仇讐至今言之尚有遺恨哉宜修唐史者謂其不及於大戮所謂幸而免者焉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七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八

高安朱寔昌校正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內臣忠謹之福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文公重耳也呂

卻畏偏呂甥卻芮惠公之臣畏焉文公所偏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

人披請見寺人內官披其名也公請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

之役君命一宿女音音即至君謂晉獻公也重耳在蒲城獻公以驪姬之讒使披

伐之重耳奔翟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